

石黑一雄：我心底的日本

〔英国〕石黑一雄 〔美国〕陈圣为

苏永怡译

陈圣为（Ken Chen，1979—），华裔美国作家，目前执掌亚裔作家工作坊。其诗集《少年心事》（2010）获得美国最古老的年度文学大奖耶鲁青年诗人奖。《石黑一雄：我心底的日本》发表于亚裔作家工作坊的在线杂志《边缘》的“访谈”栏目，发表时间为2015年4月7日。

译者

石黑一雄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也是他近十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乍看上去是最没有他自己典型风格的作品：它是一部奇幻小说，故事发生在衰落的后亚瑟时代的不列颠，到处充斥着骑士、魔咒和食人兽。然而书名中的巨人并不是指神话里的巨兽，而是指好不容易才被压制住的紧张民族关系。像石黑过去的小说一样，书中的人物企图治愈过去的创伤，然而他们的过去与战时思想的种种联系依然羁绊着他们。这部小说延续了石黑的经典主题，同时又将其移换至一种令人惊讶的、审美上有些冒险的环境中，这恰好说明了石黑作为小说家的一大主要天赋：他的世界构建能力。

石黑从长崎移民到英格兰时，还是个小男孩，他对长崎这个

原子弹爆炸地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毫无认识，直到后来在一本英国教科书中读到了这一点。到达英国后，他的父母被他们偶然看到的血淋淋的基督雕像吓坏了，而石黑则被他看的那些牛仔电影同化了。在我读到的一则访谈中，石黑说他在学校里向某人打招呼时，就说“*Howdy!*”^①。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最初的艺术载体不是文学，而是音乐。他说，他曾用鲍勃·迪伦和莱昂纳德·科恩的方式创作那种私密而隐晦曲折的流行歌曲，这一经历意味着当他开始写作时，他的创作体系里早已经将写自传性作品的冲动宣泄干净了。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三，我与石黑在市中心的宾馆会面，在那儿他给我朗读了《被掩埋的巨人》中的一些小片段。我们的对话从他对日本的回忆开始，然后跳跃到帝国主义和弗格森，最后以他谈论他最爱的武士电影和牛仔电影结束。或许你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美国亚裔作家工作坊式的谈话。

陈圣为（下文中简称“陈”）：您的作品多次涉及了记忆主题。您现在关于“记忆”的看法与您写第一部作品时有什么不同吗？

石黑一雄（下文中简称“石黑”）：我认为有所不同。最初开始写作时，我最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我自己的记忆。写作行为和回忆曾亲密地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可以说，我开始写小说大概是因为我想将对日本的记忆保留下来——至少我曾认为那是我的记忆。

陈：我看到过这样的说法：您认为，当您书写日本时，您是在回顾性地创造那个地方。

① “*howdy*”是一种非正式的打招呼方式，意思是“你好”。源于“*How do ye?*”美国西部牛仔常用的打招呼方式。此外，“*Howdy*”与美国乡村音乐密切相关。

石黑：我开始写第一部小说时，是二十几岁，我回顾了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的孩提时代。那些或许是非常扭曲、过于粉饰的记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它放在引号里，称之为“记忆”吧。当我想到日本时，我只有那些印象。从我五岁抵达英国到我开始写虚构小说的这段时间里，我认为我一直在脑海中构建一个虚构的日本。那些记忆是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我读的书和漫画故事都会构成我对日本的种种想象，当然还有日本电影，因为曾经有个阶段，我对日本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以我在日本或者我离开日本前的那个时期为背景的电影。

陈：您父母那代人的电影？

石黑：那些画面能够激发我的各种记忆。从我二十岁出头到二十好几岁的这段时间，我身上还发生了这种情况：日本不存在于任何地方，除了在我的脑海中。它或许跟我下飞机后到达的地方有一种模糊的对应关系，但是我意识到它是我心里属于我自己的日本。我意识到它正在消褪，随着我年岁渐长而逐渐消失了。

陈：当您观看成濑巳喜男的电影，或者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电影时，您已真切地看到战争给日本带来的改变。

石黑：确实是在改变，或者说已经改变。到一九八〇年代时，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这么说吧，成濑电影或者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世界。但是那样的世界也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消逝，因为随着年增长，我对这些东西的记忆越来越少。我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法便是试着写小说，这样我可以创造一个我自己的日本。我可以创造整个世界。我私心中的日本可以在书中留存下来。我觉得这几乎可以说是我转向虚构小说的原因，因为我以前并不是一个雄心勃勃想成为作家的人。

陈：您父母读过您的小说吗？

石黑：哦，读过。他们第一时间读了我的那些小说。事实上，他们还读了我在写长篇小说之前写的那些以日本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他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母亲关于长崎的记忆对我早期的作品贡献颇多。她会跟我说“在你写的这个短篇小说中，日本人在战争真正结束之前就谈论战争的结束。但实际上，没有人那么做。谈论战争结束绝对是禁忌。战争不能以其他任何方式来结束，除了胜利。”那是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的事。

因此在我的创作根基上，我把写小说和回忆联系在一起。我写小说，倾向于运用记忆式的手法，这种讲故事的手法能让我想创作的内容似乎自然而然地发生。而这一切皆是为了留住模糊的记忆世界之事业的一部分。在完成前两部小说之后，我离开了那个领域继续前进，因为在有关日本的领域，我已经做出了引以为傲的成绩，我安心了。

陈：您做到了，可以继续前进了。

石黑：确实如此。但是我觉得自己对记忆的迷恋依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它好比是讲故事的技术手法。早些时候，我便发现通过某个人的回忆来讲故事有很多优势。你能充分掌控故事叙述的进程。你不会被故事展开的线性时间所束缚。相反，有人会捡起各个时间点的记忆，把它们码在一起，有时还会打乱顺序。这时，读者开始好奇“那么这段记忆和那段记忆之间是什么关系？叙述者是否在操纵记忆，或者这儿是否有许多自欺欺人之举？”我开始对人们怎么跟自己讲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怎么自我欺骗感兴趣。有时他们想要回顾一下那些他们过去曾经参与过的可耻之事，而有时又完全不愿直面那些事情。

最近，我对社会记忆以及亲密关系比如婚姻中的记忆越来越感兴趣。这部小说探讨的就是这两件事，而不是某一个人挣扎于记忆或遗忘的问题。它是关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两个民族如何惴惴共处的故事。或者说，他们共存的能力有赖于那些被埋葬的特定记忆——因为就在不久前，历史上发生了一些恐怖的事。如果“遗忘”消失，可怕的事情就会爆发。

对于亲密关系，尤其是像婚姻这样长久的关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亲子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往往会有赖于某些心照不宣的默契：不要去触碰某些记忆、某些黑暗的过往。过了一阵子，你会问“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爱是不是建立在某些虚假之上，如果它有赖于某些被掩盖的事实？”我认为在群体历史中的任何时间点上，都常常会出于某些强有力的缘由而导致某些事实被掩盖的情况，即便这种掩盖有时意味着恶行未受惩罚，正义未得伸张，不满没有解决。也会有这样的时刻，群体需要回望过去，面对那些一直不肯直面的事物，因为，如若不然，社会中那个溃烂的伤口就不会消失。

陈：我在一些采访中曾经读到，卢旺达及南斯拉夫激发了您的创作，但是您并没有将小说设置在这些背景中，因为将故事背景转移到更奇幻的背景中，能让您以更直接的方式探索民族记忆的主题。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你实际上完成的仍然是一本有关民族记忆的书，它具体对应的不是奇幻世界，而是你过去曾展现过的英国画面。你是否认为这本书是对英国民族主义神话的质疑？

石黑：我不知道这本书涉及英国之处是否超过其他国家。我之所以不把小说背景设置在卢旺达、分裂的南斯拉夫或者种族隔

离后的南非，不是因为我认为一本好书不应该那样写。我就是觉得我不能那样做。写一本那样的正义之书，你不能使用近期的、非常重要的、他人的历史创伤来作为你的素材。我认为你有责任或义务尽可能去做深入研究。除了小说家的责任，你还有记者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我并不想写一本关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小说。我想写一本小说来暗示人类历史上有不断重演的模式。

陈：回到这部小说，我认为这部小说读起来很有趣，就如圣杯同人小说^①一般。你让高文爵士像武士一样在西欧四处游荡。在最初的那些圣杯故事中，高文是一位圣杯骑士，他的秘密魔法是运用同情心：通过向受伤的国王问了声“什么困扰了您，舅舅？”就拯救了荒原。但是在这本书中，你构思了沉睡的巨龙，但却是个消极意义上的圣杯。他并没有通过正面积积极的力量使大地恢复生机，而是抹去了一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遗忘创造了和平，也就没有了宽恕的余地。记忆会引起战争。有和解的可能吗？你在书中仅有几处谈论及此。

石黑：关于圣杯，我知道的并不多。我的亚瑟是位准历史人物——或许亚瑟王的传说所依据的是一个真实的军事领袖，当时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确赢得了巨大胜利，从而维护了和平。

关于和解的问题更加有趣。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但是如果你骋目当今世界，你能看到一些通过真诚的和解、坦诚的谈判和真正的共识达成和平的例子。你看看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再看看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就可以公允地说，和平降临在欧洲

① 同人小说，即 fan fiction，指利用原有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进行二次创作小说。

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那是用恰当方式赢来的和平。的确，为了达到和平必须要经过最恐怖的战争，但是这并不让人觉得，和平要通过强大的军事统治来维系。

我们在中东似乎有所见证：一些险恶独裁者的覆灭揭示了几代人来一直存在的分歧。举一个你提到的例子，南斯拉夫解体时，当权集团用强力手段实现了几分和平，但是所有的宿怨马上就出来了。这是社会记忆被强大的派系精心操控和挑拨鼓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谈到《被掩埋的巨人》，我不认为那份和平与和解有任何关联——那只是强力推行的和平。《被掩埋的巨人》中似乎存在的那种和平，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通过和解、宽恕、谈判，或者共识达成的。那只是通过军事统治维持的一种和平。它的维持依靠武力，或者拿《被掩埋的巨人》来说，和平的维系需要通过某些诡异的伎俩。

陈：母龙的气息。^①

石黑：是的。一个群体如何做到忘记往事并一致对某些事情闭口不谈，这一点深深吸引着我。每一个民族——不一定是我们提到的那些刚经历过创伤的民族——甚至包括美国，也有“被掩埋的巨人”。

陈：不像新西兰，美国从未与美洲土著的种族灭绝或奴隶制真正有过和解举措。

石黑：我来这儿之前，有人发邮件告诉我，一位人权律师在英国

① 《被掩埋的巨人》中，母龙被高文等骑士制服后，梅林在母龙的气息里下了魔咒，母龙的气息使人遗忘过去，从而维持和平。

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谈论“弗格森”^①，指出美国人需要一个正式真相披露及和解举措。或许，现在是诉诸正规程序的时候了，而不是继续我行我素，听凭有些人建议最好把这些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也许应该有一种形式化的方法，来尝试平衡这些事情。多大程度的忘却合适的？多大程度的记忆是必须的？做不到平衡，我们永远不会治愈过往。

我并不想专门针对美国，但是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有胜任此类事情的能力和道德素质。许多其他国家无力顾及此事。但是几乎任何一个我看到或者偶尔想到的国家都有“被掩埋的巨人”。法国。英国。日本。

就英国来说，这与当年帝国如何崛起、如何维系、如何瓦解相关。很多人都避免去思考帝国那非常非常黑暗的一面，其中就包括大规模的奴隶制。人们往往喜欢谈论英国人在印度推行了良好的教育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等等诸如此类的事。

陈：但是在肯尼亚，亚丁以及马来西亚也有集中营，当然，在印度也有类似糟糕的事情。

石黑：是的，是的，比比皆是。我认为英国人在选择性地记忆过去，这对于今天的种族关系仍然有各种影响。甚至影响了人们对最近移民欧洲浪潮的看法。

而在日本——我和日本的关系很遥远，所以我会保持很远的距离看日本——关于对二战历史的看法，日本与中国和东南亚的

① 此处指“弗格森事件”。2014年8月9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县弗格森镇，18岁非裔美国学生迈克尔·布朗被白人警察击毙。据悉布朗并未携带武器，且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布朗被枪杀在当地引发抗议活动，并演变成骚乱。随后，为抗议弗格森案件中白人警察被判免于起诉，美国超过170个城市爆发了民众抗议活动。此事件牵涉了美国警察是否过度使用暴力以及美国的种族问题。

冲突一直存在。日本决定忘记他们曾是侵略者，忘记日本军队在中国和南亚当年的所作所为。

陈：就像南京大屠杀。

石黑：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其中有很多很多原委。那是系统性的——从一九三〇年代直到二战结束。日本人一般不喜欢谈论那件事，部分原因是因为西方人迫切希望日本人在二战结束时选择遗忘。日本必须要建成一个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

陈：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石黑：对，因为世界的那一端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冷战那时已经开始，西方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盟友来对抗中国和苏联。美国不想让日本记住历史或者感觉太糟。他们关注日本的复苏，专注于使其尽可能强大和自信。你可以说，这也有一定的道理。日本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也是一个经济强国。

陈：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弗格森的例子。理论家戈兰·瑟伯恩^①曾指出：由于种族隔离，美国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能算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有道理的。看到历史上的这些例子，我开始重新思考你的作品。被压迫者的重新崛起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些仍未见证于世的历史记忆总有一天会去而复来。

有一点让我很触动，你书中很多人物与个人记忆或公共记忆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对抗的或不稳定的。这些人物的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相互矛盾。他们通常是那些与较大的政治责任或者意识形态相关的人，但是他们发现，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义务或者意识形态已经让他们失望了。不论是日本帝国，还是你没有真正意

^① 戈·瑟伯恩（1941—），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曾出版《世界上的不平等》和《性与权力：二十世纪的家庭》等多部著作。

识到的联盟老大，又或者是这本书中那些效忠于特定民族、政治或者地域的人物——到头来，他们承诺的公共义务与他们在个人生活和私人记忆中的表现并不匹配。

石黑：当然，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已经关注到，大多数人对我们自身的行为都难免缺乏洞察力。

陈：就像“平庸之恶”。

石黑：是的，即使你没有参与像大屠杀这样恬不知耻的邪恶勾当，但是每个层级的每个人都与这种邪恶有染。大多数人都不是超凡的人物。他们没有超凡的勇气，他们没有超凡的感知力，如果历史事后证明某个团体曾参与过某些可耻之事，而你恰巧不幸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分子，那么我想你也难免被那些邪恶所玷污。人们随波逐流，与世沉浮。

陈：在这本书中，埃克索和高文就是那样。

石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埃克索，我觉得呀，当他意识到已经参与到一些自己很不赞同的事情时，他基本上抽身离开了那种生活并试图忘记它。他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而像《长日留痕》中的管家史蒂文斯那样的人，甚至《浮世画家》中的艺术家小野，给人的感觉是，与其说他们受骗了，不如说他们恰恰是洞察力不够。他们不可能获得那样的洞察力，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小世界中的人，尽心竭力想过上好日子。他们并不超凡，他们的生活被所处的历史环境玷污了，仅此而已。

我认为这两人还是略有不同。埃克索原以为他的头儿们都是真诚的，他相信这一点。大体上说，是他为之效力的政权背叛了他。在那一刻，他脱身而出。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你很容易去效命于一个你不完全相信的东西。

高文执迷于他的良心，但是他太老了，很难做出改变。他有点像史蒂文斯。又有点像那位对部族毫不质疑的武士。他是部族最后的传人。从他的立场上看，他的做法也自成道理。他说得很肯定，这是为了捍卫和平。“你又翻老账了，会让局面更乱的。不是说我要掩盖我的罪行，我不过是在拼命维持这脆弱的和平。”

我认为，他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到了最后，他的说法是，虽然这是一种虚假的和平，但假如他能让它维持足够长的岁月，或许人们会永远忘记过去。书中对此的回应是——那永远都不会发生。维斯坦大概就是这样说的。

陈：历史总在重复。

石黑：是的，巨人迟早会爆发，因为和平建立在绝对肮脏的基础上。

陈：稍稍转换一下话题——在你职业生涯初期，你或许有过这种感觉，你被模式化地称之为“日本小说家”。我想知道，你觉得在你完成前两部长篇小说之后，你的移民或者日裔身份是否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你后来的写作。举个例子，我记得曾读到的材料说，史蒂文斯的原型或者关于管家的想法来自于你和妻子间的一个玩笑——你假装是你们家的管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民族性的玩笑。

石黑：实际上这说法不太确切。它与我写的一个电视剧本有关。故事讲的是一个日渐苍老的管家，三十年前他年轻时，曾野心勃勃，写过一部小说。小说没有出版，因此他已忘了这事儿，变成了一个相当无聊的管家。由于某些原因，小说多年后出版了，人们都称他为文学天才。那个片子主要讲有这么个艺术项目组过来在他的房子里拍摄他的生活简况——一个喜剧片。这些人想要采

访这个家伙，但是他正在履行管家的职责。他并不愿意忆及三十年前他一心想当作家的志向。他既自豪，又尴尬，因为小说这么些年后才出版，这意味着这些年的光阴他都浪费了。

那个笑话没有任何民族意义上的内涵。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喻，和二战不久后的英国有关，那时人们非常乐观地相信社会将不会再有阶级之分。这个家伙，他认为社会正在改变，因此哪怕像他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又被打回原形，一切回到老样子。他做了三十年的仆人。这是看到在英国实现不分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破灭后所产生的思想。

陈：我了解到，你儿时曾是西部片和牛仔片的忠实影迷。因为你很擅长体裁的跳跃，我想知道你是否打算写一个西部或牛仔故事？

石黑：我希望能写一部西部小说。但这在技术上有点超出了我的掌控，因为那是一件非常美国化的事。我真正想做的是为西部片写个剧本，因为我觉得，相比西部小说而言，我更迷恋西部电影。尽管我不得不说查尔斯·波蒂斯的《大地惊雷》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他写过各种各样的东西，但那是他写过的唯一一部西部小说。那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作品，而且还很有趣。出色的第一人称叙述——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小说呈现了美国内战后那段时期的真实感觉。但是大体上，当我谈及我喜欢西部作品时，我的意思是我喜欢西部电影。我估摸着这些电影跟黑泽明或小林正树的武士电影有所交叉。

陈：你是否曾想要写一个武士电影剧本？

石黑：如果现在有人来找我，说“我们需要一个武士片或者西部片的剧本”——我会说“好的，我非常感兴趣。”我的确认为，关于西部的某些东西以电影的形式呈现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适合

制作电影的类型。有视觉效果。一个骑手的孤独身影，广阔无垠的风景，一望无际的天空。当那个骑手是一位与时代有点脱节、往昔的伙伴们都已不复存在的年老枪手时，效果尤其震撼。

陈：那是宿命的、庄严而陈腐的使命。

石黑：你知道电影《比利小子》吧？帕特·加勒特的形象是这类人物的一个经典版本。虽然他不合时宜，但仍然非常优雅得体，令人敬畏。他曾是亡命之徒，现在差点出卖了自己，变成一个追捕旧伙伴的警长。因此，当他追捕他非常在乎的老朋友们时，几乎是在自我毁灭。我喜欢这样的故事。

陈：这些人物听起来有点像石黑式的类型人物。

石黑：他们绝对是石黑类型。我曾深受他们影响。

陈：你最喜欢的武士电影是哪部？

石黑：我最喜欢的武士电影有很多。

陈：我的确觉得，维斯坦和那个孩子一起游荡的某些地方让我想起了座头市^①。

石黑：你是指最新的那个？我只对近期北野武的那部很熟悉。有很多很多那样的电影。

但是，最伟大的武士电影或许是《七武士》。那部电影与《豪勇七蛟龙》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它有一种武士阶层的真实感，一代又一代的武士饱受整体结构性失业的折磨。这个阶级拒绝放弃自己武士阶层的身份，尽管在社会上他们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因

① 座头市是日本民间传说中著名的盲剑客，在日本广受欢迎，盲剑客的形象深植人心。1962至1989年间，日本共拍摄了26部由胜新太郎主演的“座头市”系列电影。北野武的《座头市》，由北野武导演、编剧、主演，2003年上映。除此之外，近年还有其他相关的“座头市”电影和电视剧面世。

为内战已经结束。他们饥饿，他们贫穷，但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做武士，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地位和等级制度。我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它有一些最动人的动作镜头。

但是照我说——我的说法可能非常粗浅——黑泽明倾向于支持武士，颂扬武士。小林是一个伟大的反对武士价值观的人。他拍摄了一些伟大的电影，展现了武士价值体系是多么恐怖。我认为，通过暗示，他是在批评日本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东西，他将这些东西看作是压迫制度的反映。我很欣赏他的电影。《切腹》和《夺命剑》是两部了不起的电影。

陈：我很好奇，你看过市川昆的反战电影吗？

石黑：是的。我曾经看过《野火》。人们说，那是一部令人心碎的电影。《缅甸的竖琴》^① 非常好看——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和解的电影。它具有一种伟大的精神。电影的某些地方带着淡淡的柔情，但影片中有个两支军队一起唱歌的场景。你记得歌唱那一幕吗？在他们意识到战争已经结束的那会儿？[日军和英军战士]以为他们马上要打起来。但是率领这个特殊[日本]团的是一个乐队指挥，他们一直在排练英国歌曲，因此当他们开始歌唱时，英国人听出了那首歌，也开始唱起来。虽然有点老土，但那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两方都意识到，在那一刻，战争正式结束了。他们无需再打仗了。

(责任编辑：杨卫东)

^① 此处原文为“The Burmese Heart”(《缅甸之心》)，疑为错误，应为“The Burmese Harp”(《缅甸的竖琴》)。